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二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東夷

日本國

日本國其地在海中三面環水惟東北隅隔大山山外皆島夷不通中國者名毛人文身等國前代號倭奴國其酋世世以王為姓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云非日本

姓號也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亦謂之耶摩維光武中元二年始來貢獻至桓靈時國亂無王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人以妖術惑衆共立之為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其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齊梁陳皆來貢無犯邊之事隋大業初遣使入貢致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覽

之不悅後其國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自以
其國近日所出更號日本或云日本乃別一小國
為倭所併故冒其號貞元中其使有願留中國受
經肄業者久之附新羅使者入貢後新羅路梗始
由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後累朝皆至熙寧以後至
者皆僧也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至命范文虎率
兵十萬往擊之至五龍山忽暴風破舟敗績終元
世不復至
本朝初連寇山東濱海州郡洪武二年遣行人楊載

賚璽書往報即位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得據之播故俗以腥羶中土華風不兢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

臣則脩兵自固求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賊
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
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其國猶未嚮
化通好　是年倭寇復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
崇明殺傷居民刼奪貨財沿海皆受其患太倉衛
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
之上幇及其未陣麾众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
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
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

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為中國主惟圖乂民罔敢怠荒蠢彼倭夷屢肆刼寇濵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將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乗機征勦以靖邉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四年

上以日本未廷乃遣趙秩宣諭秩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弗納秩以書達其王源良懐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

國語王曰吾國雖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乃欲臣妾我耶且其使趙姓者訹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海崖賴天地之靈一時風雷漂覆幾盡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訹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於華夏而帝華夏非

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況我朝以禮懷爾豈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来隨秩来朝進表箋貢馬及方物　五年倭復寇邊海上不寧

上謂劉基曰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虻警寤自覺不寧議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

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罐僧無逸往諭將
行天界住持四明宗泐賦詩餞別持獻於朝（瓦罐寺名）
上覽俯賜和之
泐詩曰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驛海外國
貢獻日暨委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
名馬用致臣服意
天子鑒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為使
仲猷闡知心宗無逸篤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
有餘地朝辭閶闔門夕宿蛟川涘鉅艦揚獨帆

長風天萬里鯢鯨不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熊
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招徠郊迎大欣喜時
則揚
帝命次乃談佛理中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祝茲將
命行孰有重於此海天湫無涯相念情何已去
去善自持須言愼終始
御和詩曰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
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諭善化凶
人不負西夷意邇僧使遠方毋得多生事入為

佛弟子出為我朝使琮重浦泉徑勿失君臣義
此行飛渉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白日宿
海渼艨艟掛飛帆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
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際諸彼佛放
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理入國
有齋時齋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
盡善凶頑心了畢綐方巳歸來為拂塵見終又
見始
闡等自𡿺州啓棹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入王都

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
聖訓敷演正教聽者聳愕以為中華禪伯亟白於王
請主天龍禪寺乃夢窓國師道場名剎也闍等以無
上命辭之為宣國家威德周開內外且申所以來使
之意王悅具表遣使隨闍等入貢
按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輙成誦
善為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
上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
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說嘗奉詔註心經

金剛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時又有僧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泐齊名

上聞召見之嘗承賜御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援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拂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不若陶唐也何物奸

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所著有蒲菴集夫宗泐詩呈而蒙和来復詩呈而受戮是固有命存焉而祖闡無逸宣化海外能格戎心又可見異端之中亦有秉槎應星之彦論者謂國初高僧泐復為首寻則謂闡逸秉節懐遠不辱君命勝於兗朝水犀十萬多矣戒行弘勲又當出泐復之上也

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竊觀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驚鳥来或

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横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縁海巡檄以備不虞有事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豈可得乎今之八槳船乃因其製為之者

上從其計　七年倭人復寇邉命靖海侯呉禎往捕遇賊琉球大洋悉俘其衆以歸是歳後復貢無表文其臣號征夷將軍者亦私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且奉書丞相詞悖

上怒却其貢安置所遣沙門於川陝僧寺　八年日

本又遣僧如瑶入貢陳情飾非
上待之如前命禮部移文責其君臣既又遣使臣歸
廷用入貢有表文詔宴賚之遣還是時丞相胡惟
庸謀不軌欲召倭人為已用而無由乘此機白於
上調金吾衛指揮林賢於明州備倭陰遣宣使陳得
中諭賢送歸廷用出境謬指其貢船為寇聞於中
書私其貨物與賞賜賢聽其計惟庸佯奏賢失遠
人心謫居倭國既而復請宥賢復職
上皆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

書奉倭王借精鋭百餘人為用王許之賢還廷遣
僧如瑶率倭兵四百餘人助惟庸詐稱入貢獻涙
燭暗置火藥兵器於燭內包藏禍心比至惟庸已
敗
上猶未悉賢通於惟庸僅發倭人雲南守禦

按史載

聖祖嘗與劉基論宰相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
将僨轅而破犁矣

聖祖不以然惟庸恨基用藥毒基死而後果擅政橫

行不惟願指在廷諸臣且計結遠夷助逆醴泉之覬使非雲奇挺身告變

聖祖亦幾墮其術中矣嗚呼危哉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内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尚指惟庸第弗為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甾第内裹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誅之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

基初封誠意伯爵止終身至是始思其先見詔世襲馬林賢

後在洪武二十年事覺論謀反為從滅其族夫
倭奴自來匪茹難化而易叛故
聖祖晚年絕其朝貢亦有懲於惟庸之事耳所以不
遠其尚鑒於玆哉予謂
聖祖之英明遠能照臨四夷而近不能檢制　相青
田之玄筭大能貿決萬里而小不能保全一身
語曰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詎不信夫
上常惡倭國狡頑遣將責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倭
王上表答出不遜語表曰臣聞三王立極五帝禪

宗惟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
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
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
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
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
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
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

聞

陛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

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畧之兵法又聞

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澤之地

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肯跪塗而

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於賀

蘭山前聊以博戲有何懼哉倘若君勝臣輸且滿

上國之意設若臣勝君輸又作小邦之耻自古講

和為上罷戰為强免生靈之塗炭救黎庶之艱辛

年年進奉於上國歲歲稱臣為弱倭今遣使臣荅黒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

聞

按別史載

上嘗問倭使嗒哩嘛哈其國風俗何如荅以詩曰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初欲罪其謾徐貴之觀此詩及前表則倭奴恃其

險遠不可以朝鮮各籓禮待之明矣又奚必許
其通貢以啓窺伺之端哉
日本復連歲寇浙東西邊
上欲討之懲元軍覆溺之患乃包容不較姑絕其貢
著於
祖訓　二十八年命信國公湯和緣海相地築城備
倭和脊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因謂和曰日本小蠻
屢擾東海鄉雖老强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

固守備和行海上自山東登萊至廣東雷廉築數
十城民三丁抽一屯戍備之尤嚴下海通番之禁
按和初為滁陽王部曲
上之始起兵也和率先推戴聽命惟謹
上深愛之屢立戰功封信國公恩禮特異至是鳳陽
新第成和率妻子謝降勑褒嘉賜黃金三百兩
白銀一千兩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
三百兩白銀一千兩彩段三十端預為塋葬之
資後卒親為文以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

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焉然當時沿海經畧之冝自和一出規制頗密使守之弗失自可摧倭奴之入也惜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嘉靖癸丑蜃氣扇熖肇於兩浙蔓於各省和之孫有名克寬者衆謂其祖有功海防特調用之尋能樹立擢陞叅將而求其實效有愧前烈多矣噫安得起和於九京而與之籌倭備哉

永樂二年對馬臺岐諸島夷刼掠邊境

上命行人潘賜捧勅往諭國王源道義捕之國王畢辭納款謝約束不謹出兵殲其衆獻渠魁二十人於闕下賜囬進歸化書及永樂大典頌

上覽之稱善命入史館陛禮部郎中命倭使携取獻俘還海濱治以其國之法倭使乃於鄞縣蕭臯碶籠灶以甑加其上俾一人入甑内一人執爨盡蒸而死倭使歸勅奬國王甚隆給以勘合百道定約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毋得夾帶刀鎗如違例越貢並以寇論仍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賚白

金縧幣并海洲二賜之又封其國之主山為壽安鎮國之山勒碑其上
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求久者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貫百王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

國同風表表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朕承鴻業
享有福慶極所覆載咸造在廷周爰咨詢深用嘉
嘆邇者對馬臺岐暨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
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為保障誓心朝
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稽古唐虞
之世五長廸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髳微盧濮率
遏亂略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太
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来
未之有也朕惟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

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錫以銘詩勒之貞石
榮示於千萬世是時禮遇彼倭者如此終莫肯革
心　明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值倭寇於沙島
追至朝鮮島盡焚其舟斬獲無筭
按陳建謂國初海運之行不獨便於漕綱實令
將士習於海道以防倭寇自會通河成而海運
廢近日倭寇縱橫海兵脆怯莫之敢攖亦以運
道不習之故耳此則言海運之當復者也然給
事中錢薇著論唐宋無海運故倭奴之脩貢也

勤元為海運倭奴刼掠運舟故其為寇也繁我
洪武比伐亦為海運以濟永樂中海運凡十三
舉行給遼東等處惟我運於海故彼寇於海宣
德以来倭患遂少盖運從内河而寇無所利故
耳此不足見罷海運之功哉二說各有所見故
並存之
八年國王源道義死命大監雷春鴻臚少卿潘賜
往行吊祭禮即行人前後又寇廣東廉州府破其城殺
教授王翰　九年

上遣中官王進等往日本收買物貨倭人謀阻進不

使歸進覺之潛登船從他路而返　十年國王具

方物謝弔祭恩　十九年犯遼東馬雄島總兵劉

江殲其衆於望海窩初江至遼東巡視諸邊相地

形勢得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窩者其地極高

可望諸島為濱海咽喉之地築城堡立煙墩以便

瞭望既完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度倭

寇將至急調馬步官軍赴窩上小堡備之命都指

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户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

其歸路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軍法從事翼日倭寇三千餘乘海艘直趨窩下登岸一賊貌甚醜惡揮刃率衆而前江惟犒師秣馬畧不為意既而賊至江被髪舉旗鳴砲伏起賊衆大敗死者横仆草莽餘寇奔櫻桃園空堡內將士皆奮勇請入勦殺不許特開西門以縱之出仍命師分兩翼夾擊生擒数百人斬首千餘間有潛脫入艘者悉為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寇意思安閑臨陣作真武被髪狀追賊

入堡不殺而縱之出何也江曰寇始遠来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禦敵之道也賊始魚貫而来作長蛇陣我故為真武形以厭伏之雖愚士人之耳目亦可以壯兵氣賊入堡若急攻之必死戰我故縱其生路此圍師必闕之意也兵法皆有之顧諸君未察耳自國初禦倭數十年来無如此役之大捷江以功封為廣寧伯食禄二千石子孫世襲将士有功者賞賚有差倭又嘗寇金山衛登岸指揮同知侯端與主帥分兵出戰主帥出南

門軍覆端以孤軍馳東門衆不能繼與賊巷戰數十合身被箭如蝟轉戰益奮賊驚曰好將軍也乃以所掠染家布橫於街欲生致之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截而斷之賊仆地而笑端由是得出東門次於楊家橋鳴鼓招散卒得百人適潮退舟膠下令人持草一束與砲俱進至海灘焚賊船十餘艘賊不得歸遂大敗之

端有膂力府治前石狻猊高四五尺端以一手挽之行十餘步策馬過坊門交手攀楣以足挾

其馬而懸之騎射刀槊皆過人故能立功端巷
戰時一劍忽墜地所乘馬口銜以授端其異如
此江馭士明紀律有恩信所向無敵凡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後卒人咸思之謚忠武
宣德元年又入貢踰制
朝廷申增格例人毋過三百船毋過三艘時有言浙
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窺伺軍衛壁置烟
墩水備戰船瞭望遊巡繞保無虞永樂七年盡拘
軍船赴沈家門立水砦以守撤去烟墩倭寇乘虛
連年縱掠水砦相去海鹽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

之請如洪武舊制事下兵部移文巡撫大理卿胡槩與三司計其可否屢行得復舊　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餘艘夜入大嵩港襲破千戶所城轉破昌國衛城大殺掠而去備倭官以失機被刑者大小三十六人惟爵谿所官兵擒獲一賊首名畢善慶誅之浙江僉事陶成之功也　七年倭船九艘使千餘入貢朝廷責其越禁姑容之迷失二倭使普福於樂清縣沙嵩藤嶺獲解

亨利被獲興懷詩曰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靑

松咽冷泉慈毋在堂年八十孤兒為客路三千
心依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
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
景泰六年倭寇𨅍跳官軍守備不得入　天順二
年復遣使貢　成化二年偽稱入貢寇大嵩諸處
官兵因潮落夜圍其舟寇設詐以燈懸於篙尾卓
之沙上官兵望見以為檣燈達睹不移比曉舟已
乘潮遁去臺閫大臣俱坐失機獲罪　十一年復
遣使周瑞入貢勅諭倭王宜守宣德中事例備倭

閫帥欲報前耻乃於送倭使出境之時金鼔聲中隨以砲銃倭船被擊沉於海自是畧知畏憚十三年日本復遣使入貢庶吉士鄞人楊守陳貽書主客郎中欲請絶之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自唐以至近代嘗為中國㾗癬矣國初洪武間来貢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絶不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来貢往来數數知我中國虚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譎時挐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以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暴

不得間則嗾其方物而稱朝貢侵暴則擄民財朝貢則覬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也宣德中來不得間乃復稱貢朝廷不知其狡許其至京宴賞豐渥捆載而歸則已墮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刼倉庾燔室廬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樂捕得孕婦則計其孕之男女剔視以賭酒荒淫穢惡殆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

者隕溺於是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合浙東諸衛官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牖其衷復來窺伺而我兵懷夙昔之憤爭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墮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擾芟民稼穡為之舍館浚民脂膏為之飯食勞民筋力為之役使防禦禁晝號而夕

呼十徵而九歛雖雞犬不得寕焉而彼且縱肆無
道強市物貨善譚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
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寕矣若復詔至京師
則所過之處其有不譁然復如吾鄞者乎且其所
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為糜國用
獘民生以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則
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愚前所陳則非
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
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

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倭奴最我讐敵而於攙槍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復可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旣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葢招其玩侮又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又不可謂計獎所恃以待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又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也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

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之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

戢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之服者萬萬不侔矣守陳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採擇以聞禮部不果從

按守陳後至吏部右侍郎卒謚文懿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楷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充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

首而改鄭卭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籍士論多之今觀此書鑿鑿正誼洞燭倭情使當時肯奏行之豈有今日擾亂之禍哉噫

大率其國奉使得利往往各道爭先受遣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宋素卿源永春入貢素卿鄞人朱縞也（宋字似朱素卿縞之義）先因父喪無倚遊蕩學歌唱弘治九年間倭使湯四五即以貝至鄞見縞秀惠善歌相與情密其

叔朱澄又為牙人與縞各市湯四五郎刀扇負其價值弘治十年廼將縞塡還湯四五郎之逋携歸倭國詐稱天朝宗室國王以女納縞為壻官拜綱司至是偽充正使来澄識之不敢見隨至蘇州閶門混作伴送人役至縞船上相認後事發應論投夷重典時內臣劉瑾專橫廼厚賂之瑾謂澄巳自首縞係夷使請原其罪從之縞貢畢乞賜祀孔子儀註廷議不許 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內藝興復請勘合遣省佐入貢 嘉靖二年各道爭

貢國王源義植嗣位幼沖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謙道細川高國遣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素卿重賄監市舶中官賴恩宴坐宗設之上其貢船後至賴恩復先與檢發宗設等積忿遂爲亂欲殺素卿追抵紹興城下官兵備禦不得逞還寧波執指揮袁進越關遁去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歿巡按御史歐珠奏稱五月初一日有光倒戌人擁入收藏方物東庫搶出盔甲刀鎗各行披執自靈橋門外循城奔至和義

門將後到夷人宋素卿人船燒燬及殺在岸火人
一十二名素卿等以該府衛遣避地名青田湖出
城約有十餘里宗設等趕至紹興城下口稱還我
宋素卿次日將宋素卿等移入府城會審據各稱
西海路多羅氏義興者原係日本國所轄向無進
貢我等朝貢必由西海經過被將正德年間勘合
奪去今本國只得將弘治年間勘合由南海路起
呈至寧波因我說出怪恨被殺會同鎮守太監梁
瑤議得遠夷入貢禮應欵待今宗設等因怪素卿

許其詐偽遂行讐殺若終待以常禮許其入貢不
加譴責不以威示則犬羊腥膻愈肆縱橫終無悔
禍之期除再加撫處及撥官軍防禦外乞勅該部
會官詳議
按太監賴恩受素卿賂浙叅政邵錫副使許完
都指揮江洪俱懼失事之愆多匿其實故䟽詞
多左右素卿耳
後得
旨宗設免究素卿無別情罪責令回國宣布天朝威

德令國王嚴束夷酋長天保國并查須降勘合是否宗設奪去今次朝貢果差何人務見真偽待後該貢年分具本囬奏以憑議處河南道御史熊蘭疏曰訪得宋素卿原本華人叛入夷狄先年差來進貢已經敗露時則逆瑾當權陰納黃金之賄遂逃赤族之誅國法未行人心未厭今乃遞例入貢大起衅端跡其罪惡雖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於照海道副使張芹市舶太監賴恩與同府衛掌印巡海等官禁令不申守備不設既不能善處以息其

争文不能預謀以防其變分守參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各有地方之責俱懷覬望之私以致變夷公行劫殺把關管海指揮千百户許官任夷人出入往来來有能攔截防禦者指揮袁璡承委自陷其身推官高濼越墻以避其鋒凡其侵掠之地若蹈無人之境按法原情通合查究除備倭同知劉錦被殺外乞各正典刑一以為變夷猾夏者之戒一以為備禦不嚴者之懲然臣等竊有議焉夫倭奴僻居東海其俗狙詐其性狼貪自唐以至近

代已嘗爲中國患國初洪武年間許其來貢後因
交通奸臣胡惟庸我
太祖既正其罪絶不與通復載於祖訓著爲令典今
皇上踐祚之初後有入貢之請跡若涉於忠誠心實
懐夫欺詐故朝廷未受其貢而浙民先罹其殃乞
特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薄伐之威絶其朝
貢之請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備禦俟其復來則剿
殄而禽獮之保國裕民之方居中制外之道無有
過於此者矣禮科都給事中張翀疏曰恭照祖訓

張芹市泊太監賴恩叅政朱鳴陽都指揮張浩等均承委任使樂因循議處未定而令素卿之盤船慢藏啓窺賊之奸逆狀已形而昕宗設之謝罪當面止逞弄之術避地觀望恣賊縱橫策未發於一籌禍幾延於兩浙合應提法查究劉艾後來及照日本國歲僃海夷利覬中夏先年使者肆為不道荷我明

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仇殺殘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興問罪之師但念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

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伏望備行淮浙閩廣鎮巡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并宋素卿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宋素卿係先年潛通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衆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置之典刑以昭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昔漢之英君誼辟或棄珠崖或謝西陲況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

山之重其於
皇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絶約閉關未斷其朝
貢之途毋徒奬所恃以事無用其一應誤事人員
并死事地方作急備查奏請大昭賞罰以示懲勸
毋得通同隱蔽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有一種無
賴潜從外夷引誘作奸如宋素卿者寔繁有徒合
行出給榜文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踪跡可疑
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初宗設

追宋素卿不及還把總指揮欲率兵追擊謀於新
建伯王守仁守仁曰歸師莫追當縱其出而拒其
入把截要害使来無所獲退無所資疲卧舟中於
是取之兵不血刃矣既而倭果疲卧為暴風漂入
朝鮮境被朝鮮斬首三十生擒中林望古多羅二
人朝鮮國王李懌表獻於朝
上命浙江鎮巡官將素卿事從實研審回奏後復勅
差給事中一員前去訪察查勘其事兵科右給事
中夏言疏曰宗設謙道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

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被兇殘肆意攻掠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質虜指揮貽國大恥事出非常再照宋素卿本朝叛賊激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市舶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賊首若不明正典刑梟示海濵則將來射利效尤之徒習為謀叛伏望將朝鮮國執獻賊倭中林望古多羅二名押發浙江解赴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

搆覬緣由及伊國差遣先後并勘合真偽來歷處
治又倭夷入貢往往為邊方州郡之害我
聖祖灼見其情故痛絶之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
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
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
嚴加隄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
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
不復犯邊柰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
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畧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

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合無選差官員領勅前去由山東循淮陽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照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撥補墩堡圮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與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與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嘗覩本朝禮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常惓惓以倭夷變詐究詈不

當與之通好乞勅下勳戚文武大臣詳加會議幷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乞通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修理戰船習占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兵部尚書金獻民議謂備倭衙門地方久處承平武備盡已廢弛相應依擬差官閱視但恐前項地方廣濶週迴萬里一人顧理不周本部欲便移咨都察院揀選歷練老成御史二員各請勅一道分定地方一員自山東直抵淮楊蘇松一員自福建直抵廣

東各沿海地方其浙江就令差去給事中勅內該
載整理各分投親詣沿海一帶閱視
上命各官失事等情着差去給事中上緊前去會同
清軍御史用心訪察查勘明白分別等第并究各
夷致亂根因進貢真偽沿海一帶邊備不必差官
只着各該撫按督併海道備倭并守巡等官嚴加
隄備閱視整頓不許怠玩刑科給事中張逵疏稱
浙江寧紹台温杭嘉六府地濵溟海境接倭夷寔
東西之巨屏北都之外帑也是以國家建設衛所

特置都指揮以總揖之封墩戰艦軍器靡不周備
蓋恐外寇時窺中區為梗耳臣見去年倭夷入貢
恣睢仇雪橫屠生靈戕及都司吾中國大被虔劉
拱手莫救實由武備廢殘素有蔑視之意將來之
患恐未可量固不可不預為之處也伏望
皇上查照巡視舊例添設諳悉事故加意民隱都御
史一員請勅督理將前項封墩戰艦軍器之數一
一增修令不失舊然後奏聞成績徐議功賞以勵
其任庶中國尊安而小醜絕窺覦之心矣時戶科

給事中劉穆承命訪察倭夷事情至是
上不允遂請勑令劉穆仍往浙江沿海地方整理武
備等事後素卿械至杭州有司勘以謀叛下海非
繫浙江按察司獄及二倭賊自朝鮮至并繫之論
鞫獄成久而不行誅決先後盡瘐死於獄倭奴自
此懼罪不敢款關者餘十年　四年浙江市舶太
監賴恩奏請頒換勑諭與臣管市舶司事兼提督
海道遇有夷賊動調官軍勦捕以固地方便益
上命照成化年間例換勑與他兵部尚書李鉞疏曰

政毋患於紛更法當務於謹始此地內官緣為提督市舶司而設比與邊方腹裏鎮守守備內臣專為地方者不同即令沿海督兵禦寇自有海道副使與備倭都指揮使分理於下又有鎮守太監與巡按御史提調於上事體相因已久沿海有警俱可責成若復又令市舶太監提督誠恐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必掣肘誤事又況動調官軍係朝廷威柄遇有緊急必須奏請定奪賴恩小臣豈宜得輒聞門專推求其心不過欲假借綸音以招權罔利

也乞将原降戍命收回仍戒諭頼恩令其謹守舊
規安静行事給事中鄭自壁亦疏曰頼恩肆意攬
權恣情黷貨信鄭澤之姦計則延偽使為上賓受
素卿之金銀則致宗設之大變三司兼欲受轄兵
權輒冀專擅心毎上人動将壊法内臣中之奉職
無状者也乞将取回別用另選老成安静内臣代
其任事惟復痛加切責姑令憫省前愆用圖後贖
其勅書仍照舊止管戎人進貢并抽分貨物衛所
官軍不得干預勿徇輕信擬置紛擾事端

上詔前已有旨俱不從賴恩又疏曰竊審日本國有武臣三人一曰大内一曰細川一曰畠山是皆權臣猶魯之三家彼國政柄不在國王而在權臣進貢之事彼強則彼專此強則此擅國王則卒亦莫華近況素卿叛去獘愈深矣合無將素卿從重處治同來夷伴或流遠方或遣歸國另別差官賫勅往諭國王令後來貢益謹効順親具表文面用國璽毋容詐偽貢船毋過三隻使人毋過五百毋得仍致大内細川等弄權私貢以乖國體浙江備倭

一等官除將臣庸材乞賜取回閒住別差賢能一員嚴加提督整理邊務葺城池修戰船整軍器慎烽瞭練兵卒先之於昌國石浦大嵩象山穿山舟山定海觀海等喉舌緊要之處次之於松海金盤海寧等衛可緩之方巡海兵備等官務選年力少壯熟諳武畧勅專督理不拘三年五年就任加職庶免更換致曠重務不許久坐省城時須遍歷操練事干急重乞許便宜仍勅福建等處鎮巡備倭等官嚴禁漳州賊船不許縱放出海眩惑地方各衛

官軍月粮務着有司及時徵給不許缺乏疲斃官
軍日後倭夷入貢照舊聯報審實各執堅甲利器
防守譯審是的方許護送入港苟有賊船臨邊務
使多帶兵粮剿殺如有畏怯即以軍法重治永為
遵守庶幾內則官軍不致虛費廩餼外則足制邊
境不致島夷侵漁矣

上乃詔沿海武備着鎮巡等官嚴督舉行巡海備倭
官員有乆不出巡坐視民患的聽各該巡按糸究

户科給事中劉穆疏曰節該欽奉勅浙江沿海地

方武備久廢爾仍會同巡按督併海道備倭并守
巡等官親詣各處查勘原設墩堡兵器戰船及官
員軍士一一修復振作從宜區畫務俾武事修舉
堪以保障事完回京復命臣會同巡按浙江御史
潘倣親詣寧紹台溫沿海地方一應武備逐一修
舉從宜區畫事完另行造冊奏繳外間有事關重
大稍議興革雖未盡合機宜聊以補塞罅漏謹用
條陳一添設巡視重臣東南諸夷惟倭黠猾比比
虜尤為難制我

太祖遣信國公湯和親詣沿海經畧數年是以兵威大振夷醜竄伏今醜衆窺伺邊境危疑雖嘗嚴督海道官員整飭修舉但壞之於百年之餘而欲復之於一旦之驟雖才智拾倍過人者恐不能立致成效也况南北延袤千有餘里中間衛所堡寨錢穀甲兵不減陝西三邊之一獨責成海道一人威權既不加重施為且不自專添設都御史總視地方督理戎務假以便宜之權寬以歲月之久控之重既足以清肅頹頑委任之專又足以振刷積

旨何武事之不舉而邊患之足慮哉一召募補伍

軍士臣巡歷沿海衛所查點額設軍士逃故者既

已過半老弱者又多不堪凡遇出海守哨未免足

此缺彼武備之費未有甚於此者也議將各衛所

縣軍民舍餘人等願充軍役者量行召募在官填

補逃亡正軍以便差撥出海此固權宜區畫之道

亦急迫不得已之舉也一選調才能武職臣請將

在京在外各衛指揮等官查選才識優長性氣剛

果武藝閑熟之人量加調遣分布沿海邊衛每處

二三員或令把總守禦或令掌印管操加以鼓舞振作扶植誘掖氣習剛勁既足以振起頹風騎射精熟又可以教習士衆新舊無牽制之人挾詐有指據之迹庶幾體統一正號令一新積習可袪兵威聿振矣亦不果行

按覩張逵劉穆之疏則後日添設巡撫其機已兆矣又豈待楊九澤之奏哉但浙中既有賴恩為市舶而請攺勅書兼管兵務又有鄒文為鎮守而請換勅書如成化舊規行事俱得俞允及

查成化勅書除相同外仍有兼管鹽場并官員貪贓壞法者四品以上具奏區處四品以下即拏究治軍民詞訟亦聽准理蓋先時張慶有翊護前星之功

憲廟知其忠而柄之以任若是文之請蓋為含糊之詞冒攬權之實給事中鄭自璧請取回鄧文選老成代任不從夫以一省之地置二竪之横殆亦中國內倭也其視巡撫之設何如哉而今論者乃獨歸咎於九澤謂其議建巡撫以啓倭患

謬矣且如銀場舊時許開未聞太憨今銀場封閉而礦寇嘯聚如四十六年之大刼非有總制三省之命其禍恐未息也因時制宜不可拘泥如此云

十七年倭使石𦍒周良来貢禮部奏請申十年一貢之例命繳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新者　二十三年復至無表文以非期弗納　二十六年又至仍以非期使停泊於海山嶼候明年期至而入

先是王直者徽州歙縣人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

多智畧善施與故人樂與之遊一時無賴若葉宗滿徐惟學即徐碧溪謝和方廷助等咸宗之為間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吾輩動觸禁網孰與至海外逍遥哉直因問其母王嫗曰生兒時有異兆否王嫗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旁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氷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氷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興乎於是遂起邪謀嘉靖庚子年直與葉宗滿等造海舶置硝黃絲綿等違禁貨物抵日本暹羅西洋

諸國往来貿易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為五峰船主招集亡命勾引番倭結巢於寧波霩衢之雙嶼出沒剽掠海道騷動是年廵按御史楊九澤請設提督以彈壓之乃命都御史朱紈廵撫兩浙開軍門於杭紈乃調福建都指揮盧鏜統率舟師擣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直等皆走逸餘黨遁入福建海中浯嶼復命鏜勦平之紈仍躬督指揮李興發木石以塞雙嶼港使賊舟不得復入時海禁久弛緣海所在悉皆通番細奸則為之

牙行勢豪則為之窩主皆知其利而不顧其害也紈嚴申禁令有犯必戮不少假貸然其間亦有一二被刑者未及詳審或有過誤杭人口語藉藉罪及建議主議群公紈又以督府浙閩綱紀務在振肅由是官吏亦稱不便而失利之徒怨謗蜂起明年朝廷更議廢置乃改巡撫為巡視未幾紈復解官去而東南自此多事矣

按嘉靖八年兵科都給事中夏言歷查浙江巡

按王化有磐石衛縛官之奏張問行有蒲圻所

殺官之奏歐珠有寧波殺方面官之奏故建言請設浙江廵視大臣已得旨勑部中推選才望謀勇大臣二三員來看而輔臣張孚敬申議不可中止不設至是憲臣楊九澤乃復奏而夏言為首相遍協其前既行復寢之議遂得旨設廵撫大臣來浙而朱紈首膺其任故今之議倭患者多追咎於楊以為不宜創建大僚以生事端又歸咎於朱以為法網太密使奸無所容遂致群逞殊不知是時王直之輩如蜮含沙勢必射

人如蜃藏氛勢必迷空况又有福建繋囚李七許二等百餘人逸獄歸直而為虎翼雖欲自已此輩将何適哉防海之官不過列衛正佐耳素倚通蕃貿易者為生計此與奸豪互窩無以異雖有海道兵憲臨之於上然不操生殺之柄則號令之而不畏不寄便宜之權則調發之而不應安能潛消此蠢動之宄夘也耶况因循積習之後動有牽制此督府之建所以不容已者鼂錯論漢諸王曰削亦反不削亦反愚於建督府

亦云且不建則叛遲而禍大建之則可以備叛
而弭禍何也觀紈在浙之日號令嚴明賞罰必
信規模法制卓有條緒是以浯嶼之勦雙嶼之
塞確然者績使紈久任以責其成則懾服之威
防禦之策合必井井而下海者絕跡矣由是資
通良人且將乏用而況王直輩其有不容
困受紈者乎吾又其或無今日荼毒之慘勞費
之苦也今乃撤機穽以縱虎自貽禍患可勝嘆
哉朱紈蘇州人清介之士歸家後朝廷有詔械
繫別省舊巡撫朱某者訛傳逮紈紈伏毒死

五島倭人為亂王直有憾於倭欲報之及欲以威
慴諸蕃請於防海將官勦之畧盡遂揚言借力剿
廷以要重賞且乞通互市將官弗許但餽米百石
直以為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朝廷頻入侵盜
事聞廷議復建臺開於杭命僉都御史王忬巡視
海道督兵仍置二叅將湯克寬俞大猷分守境內　三十
年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關移泊金塘之烈港自
以巨舟泊列表叅將俞大猷率舟師數千圍之直
以火箭突圍去怨朝廷益深且耻官軍易與也乃

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櫛木為城為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古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聽其指使每欲侵盜即遣倭兵　三十一年直遣倭兵寇溫州尋破台州黃巖縣復寇海鹽長驅至嘉興城外官兵禦賊戰於孟家堰死者三千餘人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等俱戰死別寇犯海寧僧兵與戰敗績指死於楮山下是時官吏多不知兵惟松陽知縣羅

世辰人廣西聞於武藝調守浙東西諸處捍勇家丁數十人自衛所在皆有功得陞按察僉事駐浙西殺賊副使陳應魁整飭兵備借其家兵半為巳用由是軍遂弱不能抗賊調至松陽等邑土兵皆不習水戰每退縮奔潰投河溺死者無筭各處所募北地遊僧（所號僧兵是也）雖健勇而寡謀倭人狡猾多防每為其掩襲而敗官軍技窮已而賊襲破乍浦城由是澉浦金山松江上海嘉定青村南滙太倉崑山崇明諸處及蘇州府治皆僅保孤城城外悉

遭焚刼賊或聚或散往来靡定如入無人之境遍於川陸凡吳越所經村落市井昔稱人物阜繁積聚殷富者半為丘墟暴骨如莽而柘林八團等處陳東逹屋為巢據之持久不動餘半歲朝廷命南京戶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別置浙江廵撫命李天寵為之協謀勦殺經乃檄調川湖兩廣山東河南諸處兵未集而陳東援巢四出剽掠滿載長驅至嘉善縣市會稽津義夫長賴其被徵自汀州先至勇敢前向大破賊鋒賊已遁其賴兵因失傳餐

乃為退食被賊復轉掩殺遂為所乘多死焉賴兵每以大旗為陣門賊有衝先者則揮旗一捲必能夾之過陣斬其首賊遂潰故能常取勝至是與賊戰勝後時有二偏將亦在嘉善使作虛聲策應賴兵賊必不敢來襲乃退縮不顧賴兵勢孤而敗遠近痛惜之經與天寵時駐節嘉興比田州土官婦瓦氏統狼兵至士民踴躍望其殺賊而瓦氏亦願出戰立功復其孫祖職請於經不許寇復攻北門燔廬舍掠子女橫殺無筭河水為赤狼兵以未得

經令不敢動

按尾氏者田州土知府岑猛之媳也猛自乃祖陰謀奪嫡枉殺忠良頭目呂召傳至其父岑溥恣惡興兵結怨鄰壤猛承其官又偏聽頭目黃驥私撥土地結好思恩府土知府岑濬濬作亂襲破田州逐猛放兵刼掠两廣都御史潘蕃總兵帥經討濬誅之遂奏濬已顯戮猛台陷府治難托專城要將二府改為流官猛改降同知尚書王時中馬文升等議從其請且將濬家小解

二千里外安置猛降為世襲正千戶押赴福建
沿海衛分帶俸庶禍源可絶
孝宗從之押猛送平海衛猛中途逃回後調南丹拒
不赴任正德二年猛托祖母奏以侍養為名又
令田州夷民奏乞容留本處附近衛所聽調殺
賊四年猛納金刀異器於劉瑾改授本府同知
後調征郴州州得陞指揮調征饒州姚源洞江西
都御史陳金乃奏指揮知府品級相同復猛知
府仍於知府上論賞瑾為之地

武宗准於指揮上陞一級嘉靖初猛得志復作亂殺
官奪印其子岑邦彥縱兵殺掠
世宗乃命都御史姚鏌征之猛被獲刲屍梟示邦彥
走死齊村其遺下頭目盧蘇王受構衆扇亂攻
陷思恩鏌復征之久弗克為巡按石金所論鏌
罷去改命新建伯王守仁總督兩廣軍務隨宜
勦撫守仁至下令招降盧蘇等議立其子邦相
為田州知州
世宗詔邦相准與做田州署州事吏目仍聽流官知

府控制後有勤勞依擬陞擢令嚴氏蓋邦相妻也相死子復繼亡嚴氏以太君攉州事年在五十以下馭衆剛明人畏憚之張經兩廣總制之時常調其州兵殺賊有功曾豪奏賞故遠来報效冀立殊勲以復同知之職與其孫也初至甚有紀律軍士歛戢不敢肆咸奮迅破倭而經竟不遣之出戰優遊於嘉興諸處頗有河上翺翔之意軍士咸生怨悔之心經去後又隨閫帥往来年餘竟無成功而還於是所至騷擾鷄犬不

寧聞尾氏兵至在在閉門逃出殆與倭寇之通無異焉又按經之在浙與諸路兵集各有殺賊之志而經再不發一令者何哉蓋其初御兩廣苗賊不時出刼賊巢不遂一掠即歸歸後方命兵尾其後取所捕逃老弱即以報功未嘗交戰狃為長策今經亦欲待倭奴殺掠飽還遁出師如兩廣故事而不虞倭奴自海登陸焚舟持久殘破日深遂疑軍門通賊流言四播朝命趙文華至浙名雖祭海實偵經也經始不自保矣

上以賊未平勑工部侍郎趙文華致祭海神尋有祭
視之命倭衆四千攻圍金山城久攜乍浦尋擁至
平望王江涇諸處巡按御史胡宗憲督叅將盧鏜
總兵俞大猷所統部卒及狼苗等兵大戰於百步
橋悉擒斬之築京觀

嘉靖初平望鎮殊勝寺有一道人来遊題其壁
曰我自蓬莱跨鶴歸山僧不識意徘徊時人莫
解菩提寺三十年餘化作灰題畢而去後倭夷
至鎮寺悉被燬距題詩之日凡三十一年矣

文華還朝遂劾經玩寇殃民按兵不戰械繫入都下擢宗憲代經然賊愈猖獗一支數千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刼掠巡撫李天寵命燒近城湖上僧寺閉門歛兵而已一支有賊九十三人自錢塘渡浙至奉化復轉而還渡曹娥江御史錢鯨使道還慈谿適值賊遇害巳而入富陽過嚴州徽州到南京城下京營把總朱褎蔣陞被殺城門晝閉賊鼓行東掠蘇州寇常熟知縣王鈇與致仕叅政錢泮俱為所殺巳復攻圍江陰知縣錢

鋒死之 管劾天寵怯懦縱賊奪其職尋亦被逮
與張經並下吏以軍法論死 三十三年七月倭
火發廣東潮州先是都御史談愷以兩浙倭諸
郡倭寇猖獗恐其延及患潮也遂移檄巡視海道
議戰守事宜以靖海防時廣東巡視海道副使汪
栢議將防守潮州柘林長沙等處海澳兵船併為
柘林一哨額募東莞烏艚二十隻潮州白艚船十
隻共撥兵一千二百名委指揮黑孟陽為中軍統
領指揮李爵李鑑千戶王詔虞欽尚昂臧應先等

部領往來巡哨議上督府愷允之既而守備玄鍾澳指揮同知侯熙亦請禁接濟倭夷遂以其議行巡視海道轉行備倭守備及沿海府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嚴督各哨官兵如遇倭船乘風泊岸登火飛報各處官司督兵協力追捕適備倭千戶于瑛報有賊首徐碧溪洪老等撐駕大夾板雙尾船從福建海洋乘風突來深澳湊合賊首林爵老等督撫令于瑛加謹防捕及督指揮黑孟陽等部領兵船協同各該哨備倭官兵相機設法擒捕至七

月初二日果有賊船三隻哨馬船五隻從福建汀州外洋泊潮州柘林時我兵既以預先警備賊至不敢近岸黑孟陽等即統各哨兵船兼程前進初三日至柘林初四日官兵奮勇與戰對敵兵威大振攻賊敗船三隻賊首徐碧溪等被傷賊衆落水淹死者不計其數浪湧不能取功生擒番海賊寇方四溪等共一百八十名皆係近時攻陷浙江等台温及蘇松諸郡縣巨寇今又奏合暹羅東洋諸國番徒經年在海刼掠流毒滋甚幸而籌策先定

防守唯嚴數千逋寇一旦削除各省宿寃一麾可雪矣朝廷屢憂東南加胡宗憲兵部侍郎總督浙直福建軍務八省餽粮官吏聽其調用以提學副使阮鶚為巡撫　三十五年海賊徐海號明山和尚即徐碧溪姪亦與王直相黨援者陳東與倭酋辛五郎等復擁衆寇松江嘉興諸郡聲言欲取金陵建都乃由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新巡撫阮鶚自嘉興還杭州適與之遇急走輕舸入保桐鄉城叅將宗禮與禪將霍貫道皆河北驍帥厚集其陣合擊殺數十人會日

暮賊引去時賊氣雖窘而三將亦絶糧道不得擇
善地休止孤壘無援賊復縱兵出戰二將俱陷歿
賊乘勝圍桐鄉宗憲檄諸路兵進援逡巡惶怖不
敢近城中奪氣陳東又伐大木盛為撞杵以攻城
城幾壞一男子獻計為巨索懸於城候撞杵至即
攣之曳以升不得撞又募冶工煮鐵為汁灌城下
賊賊不敢逼久之賊解圍去阮鶚得出還杭州鎮
徐海等擁至平湖據沈家庄為巢初攻桐鄉時海
先檄圍陳東意海私受軍門重賄頗不平至是海

又與麾下葉麻爭一女子有隙海乃遣人至軍門約降且以計縛葉麻陳東送至為信軍門許之時文華陞尚書奉命督察軍務重蒞嘉興乃與宗憲暨當事諸公詣平湖受其降海率死士三四百人擐甲露刃突進城中納款稱罪遂厚犒之而出尋將歸大洋適所調永保峒兵至奮擊敗賊海死亂兵中辛五郎被獲與葉麻等囚至京師獻俘告

廟伏誅時浙西諸郡惟嘉興去海七十里而近賊登岸甚便最為要衝先年[illegible]衛庫中兵器夜則自

鳴錚錚有聲識者以為兵兆郡城地方李上生瓜長寸許剖之其中惟水諺云李樹生黃瓜百里無人家後果首被賊禍村里斷烟云禪將領僧兵官也

錢徵血淚歌曰四月五日海作妖青天霹靂山走潮千艘蜃賊狐狹虎萬屯鐵騎鼠見猫金緋大將膏鋒鏑糜爛細民冢烏鵰端陽五日與六日四郊煙焰連雲高紅巾塡塞溪野勁鎗毒矢殺氣豪此時哭聲動天地橫山積血成波濤少婦汚蟣髑白刃嬰兒中槊娘同刃豈無脫奔

保首領官軍刼奪無路逃夜来仰看旄頭星烱烱未熸心忉忉誰為入奏明光宮流離乞撫血淚號